

上海今年暑热漫长，身在北京的我如心忧炭贱的卖炭翁般“盼天凉”。真是不好意思，我是在盼着馋了大半年的青菜，矮脚青！

我和矮脚青的结缘是在近四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差上海，我好奇上海人尤其是秀美的姑娘们，可以端着一杯“赤豆香糯羹”，捏着鸡胗或豆腐干边逛街边吃，我也学着样，买一杯其实就是北京人所谓的红豆沙，在人流涌动的商业街上坦然随意地逛吃，心里很舒坦、熨帖。鸡胗和豆腐干没敢吃，认为那应该是放在厨房做菜的。而当时的北京街上，除了偶然有人吃冰棍，没什么人在街上吃东西，也没什么街头小食品，随处可见显示着传统规整严谨。最喜欢上海随处可以吃到的小馄饨、菜肉大馄饨、阳春面、浇头面，第一次吃到了北京人叫“油菜”的上海“青菜”，那软糯甜的口感打动得我不思春醒。到正式的饭馆不好只点一个“青菜”，于是开始“巡街”。上海的菜市场也很有名气，非当时的北京可比。鲜鱼水菜，圆圆的白萝卜、山野气未消的冬笋都新鲜养眼，我饱着眼福，大胆和小贩们飙着“疑似”上海话。

有缘碰到一个在街边小得只有两张桌子的小饭铺，一对老夫妇并不像在专业经营，只是偶然有人来或是回头熟客随意吃个家常饭，这算是如了我的愿。和他们随意闲聊，有一种在自家吃饭的亲近感。仗着在他家吃过几次馄饨，套着近乎，硬是央求老人为我专门炒了一碗（不是一碟）“青菜”，有善心的老人把自家吃的米饭盛了一碗给我。许是吃相不雅，老夫妇瞪大眼睛异口同声问：“青菜没有吃过？”以后连续几年去上海我都会专程去串门，当然，只是在“冬季”。

终于有一年再去，这小街转角边的小店没有了，重装成时尚品店，亮起了霓虹灯，融入“繁花”。

那个周末午后，我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两位编辑余云、方伟在草堂书室小聚。余云新买的杂志上有几张标注名人旧居的上海照片，曾经静默的私人居所，已成为游人关注的城市文化符号。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了《少女》月刊。“其实我们《少女》杂志编辑部，也曾设在杜月笙公馆的旧址。”我说，“编辑部在楼的顶层，走完铺着红地毯的宽楼梯，还要爬一段骤然变窄、陡峭的阶梯，那一层像是后来另辟出来的。如今回想，每次拾级而上，都仿佛走进《花样年华》的画面里。”

方伟双眼亮闪闪地说：“你讲的这些画面，很像《繁花》里的九十年代。”“是吗？”顺着他的热情，我回忆起久远的日子——那段担任《少女》常务副主编的时光。“我是很幸运的。一到《少女》，杂志发行量就开始上涨，直到我离开。”“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絮絮地说着编辑们的用心和一些宣传的小招数：制作《少女》手袋，让读者在出版社门口排队领取，形成轰动效应；动员读者去书报亭一一打听是否有《少女》杂志出售，营造受欢迎的气象。

“哈喽！”茶室里不多的客人中，突然有人向我挥手。我转头望去，是一位三十出头、皮肤白皙、烫着卷发、打扮精致的女生。“您是《少女》的编辑吗？我曾是你们的读者！太喜欢《少女》了！”显然，《少女》镌刻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才会如此冒昧地介入。

在新加坡，这样的奇遇，我已不是第一次。

二十多年前，我的面前，曾站着一个从上海来新加坡的80后小留学生，圆嘟嘟的脸蛋，乌黑短发。下课时，她怯生生地问：“老师，你笔记本上的宣轩是你的名字吗？”我点点头。她又问：“那《少女》上的宣轩是你吗？”

矮脚青

叶稚珊



我喜欢“青菜”在上海同事朋友中很有小名气，在物流不发达的年代，德高望重的教育家翁曜冠先生曾托人将一包青菜送到我回京的绿皮火车上。资深“上海宁”马克烈老师，住在似是电影中阮玲玉住过的带木楼梯的老式房子中，一家人吃得精细讲究，口味数十年不改“老上海”初衷。马老师还是上海货品尤其是食品的品鉴专家，到北京开会，会给我带那时只有上海才有的青菜和“宴会酱油”。物流发达后，北京什么都有了。再到上海，没了购物的热情，走走看看，吃碗荠菜馄饨，感受老洋房的欧陆风情和石库门的烟火生气。

自从有了网购，我在上了几次当后，摸到了一些门道，一定不能心急，要等初冬北方的寒气渐次南移，用霜气和冷冽将青菜的脆、涩脱去，将绵软糯甜侵入根茎叶片，清瘦秀美的身姿被滋养得厚朴圆润敦敦实实，那便是时候了。

北京刚立秋，早早地菜市场就开卖“上海青”，看着颜色也深绿，也有些矮胖，但味道完全不对。一对好朋友，夫妇都是老北京人，仗着见多识广，八九月份就开始向我显摆他们学做的沪版“菜饭”有多好吃，并宣扬他们在“盒马”买到了地道的上海青。我知道菜饭应该会好吃，但那一定不是“上海青”。不服气，他们在微信中晒出包装上鲜明的“上海青”三个字。我回以“呵呵……”

今年气温转换得尤其快，立秋，霜降，立冬——网上出现了矮脚青，有图有真相。我不放心，请教上海马克烈老师，他回复“时间

不到，吃口不好，假的很多”。我忍住，没买。那一口软糯要耐心地等啊！

趁这等的工夫，我百度了一下，立马汗颜！朋友买的“上海青”没错，原来上海青和矮脚青是同宗同族的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据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青菜退化严重，上海农科院园艺所团队用抗病育种手段，选育出优质抗病青菜新品种“矮抗青”，1985年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因上海科研团队研发而取名“上海青”。而矮脚青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品种，还根据产地不同分为“苏州青”、“苏北青”、松江的上霜矮脚青、上海的“矮脚小青菜”，甚至有叫“矮脚黄”、“矮脚白”的。原来小小的青菜里，有复杂的类别，有自带的优秀基因，也隐藏着科技的力量。

上海青和矮脚青在入冬后外形、口感略有区别，上海青稍显瘦长，叶色的绿淡一些，脆爽，它的幼年就是上海人喜欢的当家菜“鸡毛菜”，一年中大约三季都会有；而矮脚菜肥厚软糯，呈深墨绿色，只有一季能吃得到。我前两年在网上买了一种常州产的“矮脚青”，非常满意，好评大赞。用三棵菜，不动刀切，整片叶地炒，一盘吃光光。意犹未尽地晒了“光盘”。

盼着，盼着，我想到了朱自清散文《春》的开篇语：“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而矮脚菜恰恰相反，冬天成熟鼎盛，立春后就隐退了。

昨天马克烈老师居然微信中说他女儿买了“宁夏菜”，“好吃，很糯，难得，碰额骨头”。不懂这句上海方言的意思！但明白矮脚青家族又有了新成员。

赶紧下单吧，多买点，送给北京没吃过矮脚青的朋友！

凯琳住在一楼。我住三楼。

三年前搬到新家的时候，凯琳和马里奥是我见到的第一对邻居。凯琳在一楼的后院里处理着公共花园里的杂草，虎斑猫马里奥憨憨地守在铁门前。

“您是搬到三楼的新邻居吧？”花白头发戴着大眼镜的老太太满眼微笑地看着我。

我隔着铁门逗着在地上打滚向人露肚皮的马里奥。铁门上贴了张字条：请勿打开此门以防猫咪逃跑。写字条的人自然是凯琳。

凯琳离八十岁不远。一个人住在一楼最深处的公寓里。确切地说，是一个人和一群猫。她把自己的公寓变成了一个叫作“猫咪学校”的流浪猫收容站。

凯琳是个精力充沛的老太太。春夏秋冬，公共花园里的杂草落叶她一丝不苟地整理；邻居出门堆积起来的信件她分毫不差地代为保管；每年圣诞节，她穿着粗花呢的彩色毛衣戴着绒线帽，站在楼前装饰圣诞树，还要在橱窗里摆个雪人娃娃。

花园里又新驻扎进来一只野猫，她会花六个月的时间同猫咪亲近，最后猫也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猫，于是“猫咪学校”又多了个“新学生”。老猫小猫们有的牙齿不好，有的有先天疾病，她隔三差五要开车带猫咪去看兽医。住着一群猫和两只狗的公寓，虽然她从来不让人进去，但是门前永远干干净净，散发着桉树的清香。

星期天中午，凯琳会穿着黑色的西装外套，戴着银色胸针，提一个小巧的手包，跟女朋友或者是其他的爱猫人吃饭聚会。熟人遇到打扮得漂亮光彩的凯琳时，她会开心又有点害羞地笑起来，清澈得如同一个少女。

我同凯琳的接触，最初源自大头——我领养的猫。我同她说我喜欢橘猫，最好是性格独立乖巧的。因为我每年会出门一段时间，太黏人的猫咪怕是受不了孤单。二来我养花，翻江倒海大闹天宫的猫怕是也不行。

“红头海盗啊！它又乖巧又独立，而且吃得还不够。”凯琳有点兴奋地说。对她来说，有一只猫能找到新家，她的“学校”就能空出一个位置好迎接其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凯琳来家里帮大头剪指甲给它送玩具，到在走廊里遇见时我们越来越长时间地聊天；从圣诞节前她会给我送个小蛋糕，到我旅游回家会给她买件猫咪头像的T恤衫；从我包饺子的时候总会留一盘给爱吃亚洲食物的她，到我冬天一发气管炎，她热汤一碗、药水一瓶地往我家送……也许是因为我的父母家人都远在天边，也许是因为凯琳的小孩也离她不近，我们慢慢地就走近了。

现在只要我出门，就会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凯琳。她会在有阳光的客厅里看书，陪大头睡个午觉，照看我的花花草草。她说那是她难得的安静时刻，清清静静。我要回家前，她会用吸尘器把房间全都打扫一遍，因为她知道我有哮喘，怕灰尘。

而我呢，会在九月她过生日的时候，陪她去吃越南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凯琳一边熟练地用春卷皮包着烤肉，一边向我讲述她的过去、她生在越南长在越南的父亲母亲、她如何出没于巴黎电影圈的流光溢彩的青春和她把人生奉献给最卑微的猫猫狗狗的故事……

初秋的一个下午，她突然按响了家里的门铃，手里拿着个绒布袋：“打开看看”。她眼睛里流淌着温柔，“我觉得你应该能穿。”

一双白色的小巧圆头高跟皮鞋，鞋头一对可爱的小老鼠：“这是80年代巴黎有名的一个日本设计师做的手工鞋，是我女儿的……我一直留着。打扫的时候拿出来，我让鞋匠换了鞋跟，清理干净，送给你。”

我情不自禁地一把拥抱着她，像是在拥抱我的母亲，抑或是我的祖母。

人生辗转，与流淌着同样血液的家人远离、分别好像总是难免。好在一路上也常有意想不到的相遇，让陌生的我们在时间的流淌中，慢慢变成了新的家人。

哦，《少女》

宣 轩

“是呀。”我说。话音刚落，平日文静的她突然像触电般大叫：“妈——妈！妈——妈！我见到《少女》的主编了！”她转身冲向母亲，脸涨得通红，兴奋地挥舞双臂。那种激动，不亚于当年我在大光明电影院看见张国荣缓缓走过身旁。

而今，在草堂书室再次遇见《少女》

读者，我又一次被触动。

“你是什么时候读《少女》的？”我问那位自称宁静籍的女生。

“初中时期。我们那里很闭塞，我通过《少女》看世界，看都市，看经典，看电影。”她还说她此行专程从北京来新加坡看演唱会；选择草堂书室歇脚是因为这里曾有音乐家坂本龙一到访的痕迹。一个西北女子，来到新加坡文化打卡地，却意外与自己喜欢的上海杂志编辑相遇——这份因缘，让人恍惚。如今，她已从名校法律系硕士毕业，入职北京某公司法务。

80后的上海小留学生、90后的北京优秀法务，她们分别承载着《少女》不同时期的记忆。《少女》，走过二十二载才停刊，温柔地影响了全国多少少女的成长？那些曾写信、投稿的小读者，可曾知道，每天三百多封来信，给编辑部带来了怎样沉重却幸福的负担？

或许，每一个真正读过、编过《少女》的人，生命里便住下了一份年轻。这份年轻，与年龄无关，是对世界始终怀有的好奇、清澈与热忱。

向来是惧怕冬天的，因为彻骨的冷。还记得，年少时曾衣着单薄地在北方小镇的冬夜游荡，整个人冻得快化作冰雕也未曾找到一家营业的商场，这才领悟到，原来寒气是真的可以裹挟住五脏六腑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至此，对冬天的印象就几乎浓缩在那个夜色迷蒙的冰天雪地里，以至于每逢冬天，我最爱开的玩笑就是指责老天对我要流氓——“冻”手“冻”脚。

然而也是喜欢冬天的，因为阳光的暖。

侵略性极强的烈日，一到了冬天就转了性子，像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千金小姐面对心爱的人时，忽而矜持得说不出话来。每逢有暖阳的冬季周末，我常无所事事地躺在阳台上晒半天日光浴，不由得想起《左传》用“冬日之日”形容和蔼可亲的人，以至于杜预在注释里写“冬日可爱”，心情也顿时“可爱”起来（虽然这两个可爱不是一个意思），总觉

得身上像披着一件暖烘烘的摇粒绒，每一粒光线都舒舒服服地躺落在自己身上。

这时才明白，原来世间万物讲究阴阳相照，人生之所以会有数不完的坎坷，是因为只有经历过真正的低谷，才会珍惜平凡日子的难能可贵。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过一段灰暗的时光，那些时光充斥着蓝白色的条纹、消毒水的味道以及监测器的滴滴声。白天，我总是佯装没心没肺，向病床上的人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可一旦进入深夜，无数个难以自答的疑问就织成一张细细密密的网，将我裹入与世隔绝的荒凉。人为什么会如此脆弱？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漫长而无望的痛苦何时才是尽头？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彼时，心力交瘁的我偷偷哭过很多次，每每处于情绪崩溃边

缘，几乎都靠沉溺于一部影视剧挨过。

美剧《尼基塔》里，女主角尼基塔被美国秘密组织从死囚牢房中救出，培养成间谍杀手；惨遭组织背叛后，她只身踏上报复之路，誓要揭露肮脏的地下活动。我不爱看美剧，却深深折服于尼基塔身上那种螳臂当车的力量，她让我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也让我意识到有勇气面对人生之人才是真正勇敢之人。我始终不明白，剧中人究竟是靠什么信仰才能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负隅顽抗，可我分明感受到，相较于他们的境况，自己尚能躺在昏暗狭小的陪护床上安然喘息，本身已是一种恩赐。

活着，便是恩赐。我想，这便是影视与文学作品该有的力量。一个成长于和平年代，被好日子“温水煮青蛙”滋长的年轻人，提前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沉

重的生命议题，又从影视造梦中汲取能量，最终活出了自己的韧劲——在此后的人生中，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做出了与身边人迥然的选择：我只是看透世故冷暖后依然想坚定地保持真诚善良；我只是不想为了完成任务而轻易步入无爱的情感关系；我只是觉得人生苦短，所以更应该活出真正的自己……我以為，真正的勇士，是能认清生活的重，但依然用举重若轻的方式去轻松地活。

感谢生活让我提早经历了寒冬。哪怕手中这支笔力量微弱，若能为那些深陷泥潭却无力挣扎的人点一把希望的火，便也值得。

谁知道这把火，会不会烧成某个寒冬里可爱的暖阳呢？

十日谈

我看见他站在果园的怀抱之中，伸手摘下了一个鲜红的苹果。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梅思繁
家人

雨后早晨

柴惠琴



水滴声断断续续，隐约地还有鸟鸣声。

阳台门窗关着，一些声音就被过滤掉了，挤不进来。

穿透并占据整个空间的是寒意。夏季聒噪的蝉鸣早已静寂，它们相似的发言被各种鸟雀替代，即使有时候，同一个品种的鸟儿会突然来一段短暂的合唱。但终归，四棵树上住着许多鸟。

下了一夜雨的早晨，四棵树周围的山上烟升云起，拉近了和天空的距离。

我从窗帘的缝隙里看去，见一缕浅灰的，江流一样的宁静天空。

徐闻见

活着，便是恩赐。我想，这便是影视与文学作品该有的力量。一个成长于和平年代，被好日子“温水煮青蛙”滋长的年轻人，提前在少年时期经历了沉